

「性與健康」展覽會參觀者的訪問

編委會

舉辦有關「性」的展覽未說，水準已是很不錯。主題也很切合香港現今的情況。  
一位梁同學則認為內容太過偏重女性，只有很少部份適合他。他很欣賞大會標誌的設計。

在九月中舉辦的「性與健康」展覽會經已圓滿結束。雖然「性」的問題會一度引起爭論，但從各方面收集來的意見都顯示出這一次的展覽會很成功，很受歡迎。同學們的努力結出了美好的成果。  
展覽期中「啟思」訪問了一些參觀者。除了徵詢他們對展覽會的意見外，更把握了這個機會，訪問了他們對大學生的印象。

採訪人員：徐德新 葉玉鵬 許燕芬 許紹棠  
熊良儉 江志羣 吳維富 盧維基

資料整理：熊良儉

關於被訪者的資料

接受訪問的一共有四十五人，大部份是第一次參觀醫學會的展覽會，男仕和女仕的人數相等。年齡方面，一半是十五至三十歲，而一半是三十歲以上。職業方面，大部份都與教育有關，其中更以中學生為多，而老師也有數位，其他的職業很廣泛，包括數位工友，與一位天主教修女。

展覽會的主題和水準

被訪者都一致地認為主題適合，而且水準不錯。車衣工友劉小姐覺得內容相當豐富，主題很好，很適合現今社會的需要。  
教師朱太是第一次參觀醫學會的展覽。她覺得以第一次



曾在國內教授衛生和體育的吳先生則認為展覽會的水準普通，不夠深入。對一些缺乏認識的年青人或會有新的感覺，但由於他曾經教授過衛生，便覺得不夠深入了。但他認為展覽會有價值，因為可以介紹年青人認識正常的性知識，免除他們的好奇心，使他們對性有正確的態度，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因而可以控制自己和有正常的心理反應，因為很多的性罪行是出於好奇和對性有不正常的心理反應。

對展覽會場的內容編排的意見

被訪問者都覺得會場內空氣不暢通，而且由於人太多的原因，以致秩序有些混亂。陳太提議可以舉辦流動性的展覽會或者把展期延長，作為解決的方法。

內容方面，教師馮先生認為圖片較為粗魯。不大清楚。若果色調鮮明些和採用多些模型，效果會更好。另一方面，主題的表達亦有不符合觀衆的感覺，太過於學術性。他認為若果擴大些範圍，包括更多問題，將更容易避免青年產生誤解。性生理方面可以相若些，因為較為普及。  
吳先生亦覺得模型太少。如果多些模型，效果將能加強許多。

建築業司機歐陽先生則認為展覽只是在字面上，若果缺乏一些醫學的基本知識會很難明白。

中大王同學則提議加上社會上對性的各種看法，例如宗教上，或社會學上。內容也缺少了關於難產的知識。

對講解同學的意見

同學們的努力都很受讚賞，被訪問者也很欣賞他們的態

度。  
吳先生則認為同學們好像是介紹一些書本知識，缺乏對問題的深入了解，因此有不切實際的感覺。這一點是需要改善的。

舉辦展覽會和參與社會性活動的意見

工友劉先生覺得今天的展覽會做得很好，很有意思，因為可以幫助市民，與及一般知識水準低，沒有機會受太多教育的人，去了解和認識這些問題。  
梁同學認為展覽會可以幫助中學同學認識更多事物，因為在學校內學不到這方面的知識。  
陸太太也認為大學生應該多做灌輸知識工作，把所學的介紹出來。

劉小姐則認為大學生每年化去納稅人不少金錢，總得對社會作出一些貢獻。  
馮先生表示大學生的學習和社會分不開。把所學的用不同形式貢獻給社會也就更有意見。



歐陽先生認為展覽會可提高青年人的知識水準。對市民大眾都有益處。他也提出在國內大學生們正是時刻地將所學的提供給社會。  
對於社會性活動的參與公務員彭先生認為大學生應該多接觸社會。  
浸會書院賴同學也表示大學生已經走出校園，多去了解社會的事物，參與社會性活動是必然的事。  
朱太認為大學生應該多做一些社會各階層的情況，和人之關係，向社會多做一些東西。若果現在開始對社會有認識，多些接觸，將來在社會上工作的時候便會理智地去分析事物，和更有把握地處理各種事情，不致完全

(轉下版)

# 偶 感 隨 筆

生

……我們這麼接近，但又得那麼遙遠……  
一個星期日的早上，在母校碰到了一位要好的舊同學，他第一句就開聲說：  
「某君你死了，我上星期從報上看到這件消息；不知他是否我們認識的那一你呢？聞說他是住在三家的村。」  
「呀！是了，就是他；他本來住在仁愛收容所，最近才遷進三家村安置區，還不到一月呢！我本來打算上星期去探他的……」你是從那報章得知的？」  
「……」他還訪問了他的妻子。」

「毒酒殺人」這件新聞，在這兩星期內，差不多每天都有報章大字標題的報導，怎會不知道呢？只是由於功課和活動太繁忙了，以至只是讀了標題就沒有顧到內容吧！想不到某君竟然是第一批被毒酒殺死的其中一個。  
我與某君認識不到兩個月；當時他住在仁愛村收容所，房屋司署劃給他一家在三家村安置區搭木屋居住，就是為他申請民政署之津貼的認識的。從一些朋友口中得知，他相當好酒及賭博，常常因此而至無以為食；雖然自從他失業，便每月領取公援補助六百多元，但他還是要每月向親友借貸，才能渡日。  
在我認識他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他因酗酒而患上肝硬化，醫生一早就勸他戒酒；但他總說沒有酒飲，他的身體將變得更壞。

某君死了，但他遺下的妻子及四名幼小的兒女又怎樣呢？為了要知道這整件事的經過及了解他們一家之現況，於是便在昨天下午乘車到三家村去探望他們。由鯉魚門巴士站開始，走了十多分鐘，終於在那梯田式的廿多間鐵皮屋中，我看他們居住的一間。  
某君的太太面上竟毫無憂傷的表現，大概連日來說者及警方的詢問使她麻木了吧，亦或，他的丈夫死不足惜。寒暄幾句後，我便單刀直入問她丈夫死之前後之事，這是我第一次這樣做，真怕提起她的傷心事而令她號哭，好在，自此至終，她都保持了冷靜的情緒。

原來某君是於九月廿七日去世的，他在那天飲了些酒，便覺得眼眩及頭昏，於是便睡在床上，到了下午，還是覺得不適，於便再飲些酒，以圖解除痛苦，但在飲酒後，便發生嘔吐，於是便吐，便吐，便吐，到聯合醫院求診，當值的醫生說他患眼疾，便寫紙給他往依利沙伯醫院看眼科；回到家裏，越覺不適，晚餐吃粥亦嘔出來，他的妻子見勢色不安，便立即把他送往聯合醫院，該院醫生還是說他患有眼疾，促他往醫院求醫，可是某君越來越痛苦，於是便召召十手車把他送往醫院，就在當晚，他便去世了，死時，他的妻子正趕回家中帶他的兒女來見他。

死後，他的屍交由警方保管，直至檢驗後才由他的妻子領回。他們一家五口仍然是領取公共援助渡日；三個較大的兒子亦已進入附近一所幼稚園讀書，細的則留在家裏。他的妻子希望能獲得從置區單位，以免受風吹雨打之苦，同時亦易於照顧兒女。

「叔叔，再見！」那幾個孩子正揮着手向我道別，面上都帶着笑容，那大的還拿着一個小露露的模型向我作狀，彷彿不知道父親已離開他們，步出村口，看見一羣又一羣的兒童在那裏嬉戲，細的就在堆置的雜物中爬上爬落，較大的，就在沙地上打滾子，沒有人去管他們……

就這樣，一個壯年時代的男子離去了，遺留下來的，就是他的妻子和四個兒子；我在想，究竟那些人應對這件事情負責？究竟那些人應對那四個幼小的孩子負責？是社會風氣

，大家傳播界鼓吹之享樂主義？是他們父親好酗酒之個性？是教某君飲酒的豬朋狗友？是那製造毒酒之奸商？是那對賣毒酒給他的六十多歲夫婦？是聯合醫院當值醫生診斷的錯誤？是現代醫學之失敗？這一切都有可能，然而，自己亦未盡朋友之誼，勸他戒酒。  
「現代醫學，不應只注重消除疾病，還要走較積極的一面，就是建立每個人的健康。」  
「現代醫學，不再把病人當作一個個案，而應祖之為人；人是不停地受着環境的影響。因此，心裏和社會因素，就不能忽視了。」  
在病房做醫生的時候，發覺不少病人有肝硬化，亦知道其中有很多是酗酒所致；我們都不着不着，我們只希望有更多機會觸摸多幾個病人，增加自己的經驗，我們都不會留意他們將是生是死，更管不到他的家庭……  
同學們，我們能做些什麼？  
這刻，我們這麼接近，但又顯得那麼遙遠。

## MEDIC NITE

每文

觀眾嘈吵不一定是不良現象，很多大受歡迎的流行歌曲節目，觀眾都瘋魔至嘈吵不堪，演出者也是求之不得。但如果觀眾的嘈吵是因為不滿演出，或只因為坐在觀眾席上無聊，那顯然是演出的失敗，即使不向觀眾致歉，也應面紅耳熱草草收場。奇怪的却是舉行 MEDIC NITE 結公，在同樣情形下，能一年復一年的照辦，不但求上進，還目認為供給學生情感發洩的最佳方法，而當觀眾因無聊不滿而嘈吵時，又諸多「勸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實，要舉行一個熱鬧狂發情緒但又令觀眾滿意，而演出者又不難受的節目，不能不用一點心思，否則人人也可以成為節目經理。筆者並非對舉辦演出節目有任何經驗，但既然醫學會諸公對 MEDIC NITE 似乎無計可施，僅就個人常識，提出以下一些改進的意見：  
(一) 給予演出者充足預備時間是首要的。只有這樣，演出者才會充實和有條理。今年一些班級的演出，只有三數日預備，除了期望他們上台胡混一番閱人之外，實在不能有什麼。

(二) 每年的演出，如果舉辦者可以先擬一個主題，會有很多好處。編劇和演員得到一個範圍指示，可以較易使演出有內容和意義，對觀眾來說，如果擬出的主題有時間性，又是大家同學關心的，可增加吸引力。以比賽來說，各班以同樣的主題來發揮，更容易決定優劣。

(三) 對演出的型類，如趣劇，或喜劇，或鬧劇等，主辦者亦應規定統一，以免像有一年，在趣劇中突然出現一齣文藝劇破壞氣氛。

(四) 為了防止觀眾不滿，對於不適宜的內容，應事先提醒避免，如色情，暴力，過份誇大等。雖然說有些地方很難確定標準，但標準模糊也總比全無標準好得多。

(五) 應訂下一條規則，觀眾可以作任何即席批評，喝罵，或上台發表意見，或即興參加演出，或其他其他，但擾程度不引起人身或物件損害或引致該劇不能繼續演至完場為限，否則，評判扣除該擾者所屬班級的演出分數。扣除多少，以破壞性質及人數成正比例。反之如該班的批評，意見或即興演出是正確和有見地，有建設性，或精彩的則應加分。(六) 各班演出之後，可由各班負責人陸續上台，對本班及其他各班的演出作一總結批評，幫助評判給分，負責人也應有一段時間回答台下詢問。

(七) 評判主席在報告名次時，須報告各級在各方面的得失分數。  
以上只是提議大綱，是否可行，當然還有很多要商討的地方，只希望這提議，能引起各位同學對 MEDIC NITE 多想一想，努力使它成為一個更有樂趣的活動。

## 聯 誼 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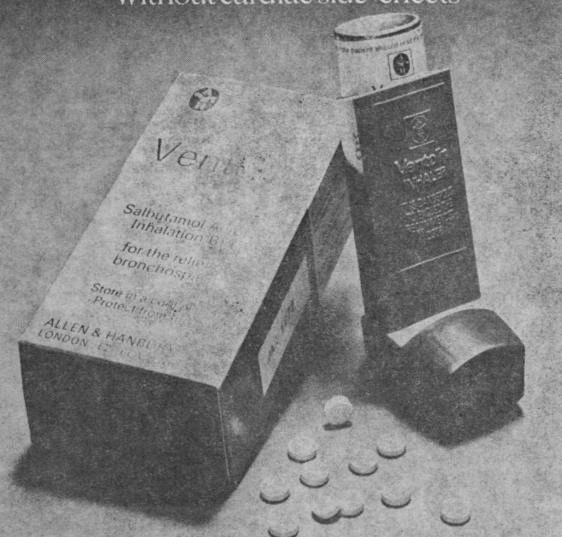
羅開天

聯誼夜是聯誼會在這學期中活動之一，已經在十月八日晚假座陸佑堂舉行過了。這項活動最主要的目的，顯名思義，是希望各級同學有機會相聚一起，大家互相認識，藉此促進互相了解及班與班的團結。  
筆者於當日下午，被同學「捉」去護送放映幻燈銀幕，當接近八時，陸佑堂開始熱鬧起來，雖然來的大多數是一年級同學，但二、三甚至四、五年級的亦大不乏人，這是

值得鼓舞的。各同學到來時要請十位其他同學簽名，此舉不僅是節目之一，同時亦藉此機會使各同學有機會互相認識及傾談。隔了一段時間，在幾位同學帶領之下，熱鬧的土風舞便告開始；當各人感到有點力不從心時，節目主持人亦見機告下項節目：待各人安坐下來之後，一連串的主持人表演亦告開始：計有一年級的合唱，二年級的二人樂隊，三年級的絲綢舞，還有一、四年級同學中樂表演，壓軸表演是由一、二、三年級合力演出的戲劇，獲得全場不少笑聲及掌聲；在表演中亦有幻燈片放映，介紹醫學生的生活，使到初入醫學院的同學認識到以往同學所遇到的問題及生活，其中所含的意義巨大！  
最後聯誼之夜就在融洽及愉快的氣氛中結束！

(花) (紫)  
當晚聯誼會主席李達德同學，從六時三十分起至七時廿分，口中雖嚷着「食飯啦，食飯啦」，却仍見他不時從台前跑到台後，無分「分身不暇」，責任心重也！  
初時去到陸佑堂，赫然見一對男女同學在台上大跳其華爾滋，以為走錯地方。查實原來是在排演，劇情需要嘛！  
排演戲劇的同學認真到連飯亦無法抽空去上飯堂吃，逼得要買飯盒，但找着兩位已用過晚餐的同學，於是……  
當晚在各項節目結束後，方知「聯誼夜」一舉後主持人藍正宇同學並未吃晚飯，同時在節目未開始時，手指發脹，各位同學有何高見？  
在跳土風舞時，有一、二位同學跌倒，不知是地滑抑是興奮過度！

For  
bronchodilatation  
without cardiac side-effects



"It is now well established that salbutamol's bronchodilator activity is comparable to that of isoprenaline, but of longer duration. It has little or no cardiostimulant action and less tendency than isoprenaline to cause falls in PaO2. Moreover, salbutamol can be given by mouth."  
(Leading Article, Lancet, 1971, 1, 535)

**Ventolin (salbutamol)**  
inhaler, tablets, spandets, syrup, respirator solution

**Glaxo** Ventolin is a trade mark of Allen & Hanburys Ltd, London, E26LA, England, a member of the Glaxo group of companies.



(接上版)

沒有方向。  
吳先生表示現在和過去的舊日子不同了。大學生不再是和市民分開的。透過一些社會性的活動，同學們可以和大家市民多些接觸，來往，更加強他們對周圍的人和事的了解。

對大學生和「未來醫生」的印象

雖然大部份受訪者以往都沒有接觸過大學生，但經過這次展覽會後，都留下好印象。  
陸太太覺得大學生現在很關心社會，而且態度熱誠。不過還不能單憑現在來決定將來，按目前同學們的表現，是會成為好醫生的。  
劉小姐也表示同學們的表現不錯，但將來會如何還不可以決定。他們不會對社會有所貢獻，要視乎他們個別的醫德。

王同學表示很難對一班「未來醫生」有什麼意見。不過覺得他們已經沒有像以往的給人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已經走出他們的圈子，開始和社會大眾接觸。這一點很值得讚賞。他對未來醫生的態度還不能預知。幾年的「薰陶」可能叫他們轉變為「搶錢派」。

對香港「性問題」的一些意見

朱太太認為香港的色情刊物著實太多，而且只是提供片面的性的觀念，使青少年不能澈底了解，故此容易犯罪。她希望能夠有更多類似今日的展覽會，使市民對「性」有更清楚的认识。

王同學也認為青少年由於對性不大清楚，便轉向黃色刊物和電影，以為可以得知答案。不過這些媒介很多時候所表達的是一個不正常的性觀念，因而引致性問題的產生。

何同學認為很多時候父母由於保守的思想，以為性是污穢的，不可以提的，或者以為只要長大便自然會明白。他們便不會向子女們談論「性」的問題。青少年是好奇的，他們便轉向黃色刊物，對性產生犯罪感。結果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會真的犯罪。

解決的方法，家庭主婦黃太太。認為當局應該改善教育，在學校內提倡性教育。

一位大學同學則表示無性教育是需要的，但由於中國人傳統的道德觀念在香港還是很普遍，在推行時要很有技巧。

馮先生也認為香港乃中西文化的集匯地，我們仍然有中國傳統的道德精神。介紹性教育的觀念，需要按部就班地依其自然而去減輕傳統，逐步灌輸大眾一些新觀念。

編者總結

鑑於採訪時一些技術上的困難，編者不能夠把所訪問過的參觀者意見完整地再寫出來，而且由於意見上的重複，所刊登出來的便只是一些較為完整和突出的意見，但這也只是參觀者的一部份意見而已。

很高興，這一次展覽會獲得參觀者的欣賞。技術上我們還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但這些是有形的，只要多花一些時間，多用一點心思，也沒有不可以克服的。

更多的同學，特別是新同學，透過這樣的一個社會性活動，從與大家的接觸中，摸索出作為醫學生對社會的責任，糾正不正確的態度，這一點，比起一個展覽的成果來，是有更深遠的影響，是更有意義的。「啟思」熱切地冀望着同學們在這個方向走得更快，走得更穩健。

「性與健康」展覽

「性與健康」展覽連日來入場參觀人數達四萬餘人，雖然祇及香港居民三百分之一，同時對於普及性教育，給予市民正確的衛生常識，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尚難繼續努力，但在市民的熱烈反應及與論的不斷支持下，實使是次參加展覽工作的同學們得到莫大的鼓舞。「性與健康」的銷售量亦使人興奮，在會場發售及訂購者共達一萬七千多冊。對於推廣性教育，刺激社會人士對切實推行性教育的關注及正視其對青少年的重要性，這要算是一個良好開端，至於日後性教育的發展以臻於至善，尚有待社會人士的不斷籌劃和努力。

在會場內籌委會更進行了抽樣調查及訪問，收集市民對「在香港推行性教育」之意見及大眾對性知識的認識程度，以作日後是否推行性教育，其利與弊及課程編制之參考。  
從抽樣訪問及觀察所填交的五百多份問卷中，竟無一人反對在香港推行性教育，強烈贊成者更大不乏人，認為這是必需的。灌輸正確的性知識不但可使青年人對性所產生的好奇心及誤解得到正確的解答，且會因明白，罪惡感因此而減少。這實是現時社會急不容緩，需要推行的教育。  
參觀者均認為性教育未能普遍在香港推行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社會人士不予注意和學校缺乏適當的導師，但這些問題不是完全不可解決的，性教育並不是不宜在香港推行，而是需要有關人士的關注和尋求適當的教育途徑。

超過百分之五十的人士認為中一至中三階段是最適宜施行性教育的，在這階段的青少年，正在青春期的成長，不論在生理及心理上均起重大變化，旺盛的求知慾，青年人永不言倦的活力，凡事均要問為什麼的懷疑好學精神，你怎忍心不給他們一個正確詳盡的解答呢？所以這時期確是一個適當的開始，加上要顧及到香港現時之教育制度及入學人數，如果在更高年級開始施行，許多青少年便會給剝奪了在學校接受性教育的機會，普及程度亦因而大打折扣。展望將來，家長們對這問題有更深切之認識後，父母對子女的影響，必定起推陳出新的作用，而「家庭生活教育」亦即廣義之性教育，在學校與家庭的衷誠合作下，勢必更為成功和達至完全性的普及。

內容方面，在未參觀展覽以前，許多的參觀者認為性教育只包括生理、性交及避孕。但在參觀之後，他們認為性教育實應包括人體構造、生理及生長過程、性心理及社會問題、性異常及性病、懷孕及避孕等，更應顧及社會的實際背景而施行，而不應盲目跟隨其他地方的性教育。這樣才會使性教育更全面和發揮其更大的意義。而這些亦正是籌委會所主張推行的廣義性教育，或是家庭生活教育，這是每個人都應該和必須知道的常識。

百分之八十的觀眾認為是次展覽內容恰當，是大家要求得到的性常識，同時解開了許多平時渴望明瞭的疑難。一般均認為提供正確知識的來源十分缺乏。參觀者的性知識大多來自報刊及書籍，但這些則有不盡不實之感；從父母、朋友及學校所供給的實在太少，以致正確的性常識異常缺乏。在這些調查中，籌委會亦覺察到大眾對性的觀念，已不斷在改變，不像以前的舊體教思想；絕大多數人已認為討論性的問題並不是很尷尬的，同時亦明瞭到一個人長大後，並不是自自然然的便會知道一切正確的性知識，這實在亦是我們需要接受性教育的原因。

總括而言，此次性衛生常識展覽只是作為推廣性教育的第一步，而切實的施行及普及，還待有各教育團體及有關人士正視性教育這一環對人生之重要性，更需加以詳細籌劃，培養適當的導師，顧及社會實際環境及倫理道德而施教，以及各方家長及社會人士改變傳統不合時宜的錯誤觀念，以開明正確的思想及態度，使教育的效果能不折扣的達於至善，這是每個青年人的要求，亦是本港絕大多數居民的呼聲。		以下為香港大學醫學會「性與健康」展覽籌委會對展覽會之調查問卷統計報告：	
性別：男70%	女30%	年齡：五至十歲	十一至十五歲
十六至二十歲	二十一至二十五歲	廿六至卅五歲	卅六至六十歲
六十一歲以上	0% (實際上有一人)	婚姻狀態：已婚	未婚
15%	85%	認為討論「性」的問題是很尷尬的：	是
17%	83%	認為一個人長大後便自然知道一切性知識：	是
33%	66%	對性知識是來自：	父親
13%	20%	母親	30%
8%	8%	兄弟	8%
以前以為性教育只是包括性生理、性交及避孕	否	是	44%
否	56%	參觀展覽會後，認為性教育應包括：	人體構造、生理及生長過程
86%	86%	性心理及社會問題	96%
82%	82%	性異常及性病	85%
懷孕及避孕	85%	認為性教育未能普遍在香港推行的原因	0% 實際應為一人
性教育不宜在香港推行	34%	學校缺乏適當的老師	94%
社會人士不予注意	34%	家長的反對	34%
對性教育的觀念	參觀展覽會之前：很贊成	贊成	37%
贊成	40%	無意見	33%
反對	0%	強烈反對	0%
贊成	49%	無意見	34%
反對	19%	強烈反對	0%
贊成	0%	無意見	0%
反對	0%	強烈反對	0%
認為性教育應在何時開始：小學	中一至中三	小四至預科	預科以上
26%	55%	19%	0%
對本展覽會的意見：	① 性的本質	不感興趣4%	普通64%
② 女性生理	不感興趣0%	普通49%	有經驗54%
③ 青春期的煩惱、剖釋及處理	不感興趣2%	普通51%	有經驗47%
④ 性、青少年與社會	不感興趣5%	普通35%	有經驗60%
⑤ 性病、性異常、瘡風	不感興趣13%	普通60%	有經驗37%
⑥ 妊娠、懷孕、流產	不感興趣11%	普通67%	有經驗33%
大致上這個展覽會內容：	太高深	0%	有經驗33%
太淺	16%	有經驗33%	有經驗33%
恰當	80%	有經驗33%	有經驗33%
膚淺	4%	有經驗33%	有經驗33%

## MEDIC CONCERT '75

Li Chung Ki

Despite the typhoon and rain on that day the Medic Concert was held as scheduled.

Although we are to blame for being over-optimistic in booking the full seating capacity of Loke Yew Hall, which is over 700, we have reasons to be disappointed at the attendance of less than 200 that evening. Whether this reflects an inadequacy of publicity on the part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r simply indifference of medical students to the occasion remains a puzzle, and one can always blame the weather.

The Medic Concert is only in its embryonic form and will need years of maturation before it can be firmly establish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occasions of the Medical Faculty.

Although only the second occasion of its kind, this year's concert can claim to have improved in certain respects. It is a general belief that our standard of music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econdary school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and even the other facult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e of the aims of the concert is to prove that musical talents are always present in our faculty and they only need to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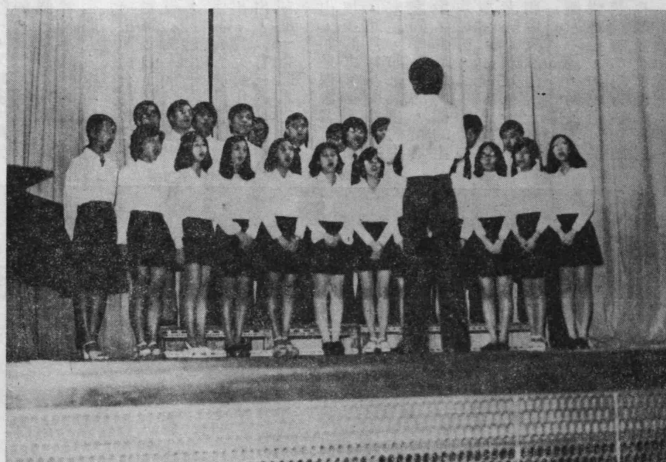
Of the thirteen programmes offered in this year's concert eleven were performed exclusively by members of the Medical Faculty. Guest performers from other faculties were invited as a gesture of good will towards our fellow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Admittedly, our demanding curriculum has its toll on our gifted musicians, many of whom have to sacrifice their practising hours for their school work, with a consequent diminution in their virtuosity and confidence over the year. All the same, most of them need only some polishing up to be back at their very best.

The Medical Faculty can now proudly claim that we have a String Orchestra of our own, possibly the only one in existence i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lthough its standard cannot b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secondary schools o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While the programmes performed were quite rudimentary, it is good enough for a start. We may even be able to see a Medic Chinese Orchestra or Medic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e near future. Let us hope that the orchestra will not become another project of fleeting existence.

The concert has also tried to promote friendly relationship among fellow students as well as between students and staff. This is probably the only occasion when lecturers ca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tudent activity and their presence was heartily welcome, as could be evidenced by the warm ovation they received from the audience. However, the search for staff performers was by no means exhaustive and it is hoped that many more lecturer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future, if not as performers, at least as audience.

The ultimate aim of the concert is to promote the interest of music in the Medical Faculty. With this in mind, the programme has been designed to suit the average audience. However, little can be achieved if only those well-acquainted with music comes to the concert, and if music appreciation is made an annual event it would be more logical to promote musical interest on a continuous basis throughout the year — in the form of lunch time concerts of recorded music, training classes, talent quests, inter-year and inter-faculty competitions and the Medic concert as the culmination of these efforts. All these have been proved possible with sports and other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Would it be possible with music as well?



## MEDIC CONCERT AND MEDIC NITE

Li Chi Him

One can but be surprised at noticing the great difference in popularity between the Medic Concert and the Medic Nite. The attendance at the former event was so poor that only a few rows in Loke Yew Hall were seated, whereas the Medic Nite attracted a considerable large number of audience.

Surely, the reason for this cannot be that preparation for the concert was inadequate or that the acting participants were all incapable of good performance. Indeed, one can easily see that the organizers for the concert have done as much (if not more) preparatory work as those for the Nite. The date for the concert was known well beforehand and a notice was placed on each table of the canteen on that day. On the other hand, many students knew the date for the Medic Nite only in that very morning. (Propaganda for the nite was unsatisfactory probably because of the unexpected holiday brought about by a typhoon the day before). One can also just as easily see that the concert performers, each of them possesses the talent of interest in music and who had revised their pieces thoroughly, could hardly produce a concert less enjoyable than the Medic Nite, in which many of the actors found they were to act in a loosely composed play only at the very last moment. Thus, the question arises: if the Medic Concert was enjoyable and its propaganda good, why was it so badly received?

I am not here advocat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Medic Nite. It is a good device — a valve — for an outlet from academic burden, though the possibility of its fulfilling aims as stated by the minutes of the fifth

Emergency Council Meeting of the Medical Students' Council — to promote friendship between (among) classes and between staff and students . . . for those who were interested in drama to exchange ideas — was highly debatable. I am only lamenting on the fact that the crude performances of the Medic Nite, accompanied by all the hustle and bustle (paper aeroplanes and whistles, clash and nearly wrestle) could be so well tolerated while the fine piano solos, mixed duets, operatta, choir, orchestral and other performances could be so little appreciated.

Doctors are esteemed to be some of the most learned, respectable scholars. Yet, if we, as doctors-to-be are to show so little taste for the fine sides of culture such as music but are to potter away our time with ruthless acts of rattle in drama, are we not inviting scandal to our future profession?

A taste for fine arts is what every scholar should possess, but the sanity to act responsibly, especially in occasions such as the Medic Nite, is what every sane person should have. Have some of us lacked both?

I wish to avail myself of the opportunity here to put forward two questions; one for the organizers of the next Medic Nite, and one for those of the next Medic Concert respectively. The first is: is it possible to set a rule saying that the plays must be well thought-out and rehearsed several times before they are staged? The second is: can anything be done to cure medical students of their numbness to the fine arts of music?